印順導師對全體佛法的抉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超定

　　　　一、前言

　　印順導師的思想核心是什麼﹖究竟他所修學的、弘揚的法門為何﹖導師遊心法海八十年，深入三藏，著作等身，學人要遍讀他七百餘萬言的論書，準確地掌握、辨識其深義與宗趣，談何容易！

　　一千六百年的印度佛教，在導師的著作中，有五期、三系、三期、四期的異說，不過是開合的不同，實質內涵並無差別。今試從導師的主要論著，略探其思想的廣大與甚深。關於闡揚「佛法」的論書有：『佛法概論』、『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』、『雜阿含經論會編』、『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』。「大乘佛法」有三系，性空唯名系，也即是「初期大乘佛法」。這一系的作品有：『般若經講記』、『寶積經講記』、『中觀論頌講記』、『中觀今論』、『性空學探源』、『空之探究』。其次，虛妄唯識系的論述有：『唯識學探源』、『攝大乘論講記』、『辨法法性論講記』、『解深密經』。其次，真常唯心系的專著有：『勝鬘經講記』、『大乘起信論講記』、『如來藏之研究』、『楞伽經』(有記錄、未出版)。在四期佛法的判攝中，唯識與真常二系，同屬「後期大乘佛法」。『成佛之道』一書係全盤佛法的通論，總攝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。佛教史的專書有：『中國佛教史略』、『中國禪宗史』、『印度之佛教』、『印度佛教思想史』、『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』。總計印順導師的著作，單部獨立的論書有九部(如上所列)，加『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』。另外『妙雲集』二十四冊，『華雨集』五冊，『永光集』一冊。

　　　　二、導師對印度三期佛法的態度

　　印順導師在八十五歲時發表『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』一文，可說是導師本人的夫子自道，綜合總結其思想核心：「我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，本著一項念，不斷的探究，抉擇出我所要弘揚的法門；涉及的範圍廣了些，我所要弘揚的宗趣，反而使讀者迷惘了！其實我的思想，在民國三十一年所寫的《印度之佛教‧自序》，就說得很明白：『 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(梵化之機應慎)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』

　　印順導師，有人稱他為論師、為學者，歸屬於三論宗、空宗；也有人說他提倡小乘，反對大乘；也有人認為他以大乘學者自居、貶抑聲聞乘。如此這般的評語，剋實而言，無異是盲人摸象，坐井觀天；以個人的偏見、曲解、誤解而妄斷是非。

　　導師是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嗎﹖從接觸佛法開始，經四、五年的閱讀、思惟其深義，而發現了佛法與現實佛教界的距離；高深的法義，與通俗的迷妄行為相結合，引起了他對這問題的嚴重關切。由此因緣而激發他發願出家，信仰佛法、探求真理，宣揚純正的佛法。這一為佛教而學、為佛法而學、為眾生而學的悲願，顯然與偏離佛法的佛學者迥異。

　　稱導師為論師，意思是在佛教三藏中，導師專精於論藏；他不是一般講經法師，也不是研究戒律、傳戒的律師。他自述：為探求佛法的真實意義、以及怎樣的發展、方便適應而不斷演化。所以他推重論書，「從論入手」、「重於大義」、「重於辨異」。但導師謙稱他不是博學多聞的論師。

　　他是研究三論或空宗的徒裔嗎？「我不能屬於空宗的任何學派，但對空宗的根本大義，確有廣泛的同情。......回想《中論》與我的因緣，二十多年來給我的法喜，不覺分外的歡喜！」（中觀今論自序。）

　　至於大乘與小乘的問題，導師始終是信奉大乘的，唯有菩薩道的思想，才能暢達佛陀的本懷。但導師對聲聞佛法，阿含聖典，肯定它是「佛法的本源，正確、正常而又是究竟的正覺。」佛陀時代的「佛法，不是與大乘對立的小乘，而判稱為「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」。不過他坦言：「深深的覺得，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的。‥‥古代的聲聞法，主要是適應於苦行、厭世的沙門根性。」

　　印順導師的思想早熟，才到閩院求學一學期，就發表『抉擇三時教』、『共不共之研究』、『評破守培上人讀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』。三十五歲完成『唯識學探源』一書。其他，攝大乘論、金剛經、中觀論頌講記、印度之佛教、佛法概論、性空學探源等，都是在他不惑之年以前完成的。大乘三系的教判，即出於三十六歲寫的「法海探珍」一文。『印度之佛教』成書於三十七歲。茲據本書自序一段，略述其大意。

　　（一）、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」：一切佛法分為：初期的根本佛教，中期的性空大乘佛法，後期的唯心大乘佛法。（秘密大乘佛法是唯心大乘的延伸、發展，也是一切學派、內外思想之綜合。）所謂「根本佛教」，係指早期集成的聖典─阿含與廣律，也即是釋尊的教授與教誡。這是後起的部派佛教、大乘佛教的根源。釋尊「所弘之正法，以緣起為本，即世間為相依相資之存在，無神我為主宰，亦無神我為個人之靈體也。」「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，以解脫生（老病）死為目標的。這是印度當時的思想主流。但佛如實知緣起而大覺，不同於其他的神教。這是佛法的本源，正確、正常而又是究竟的正覺。修學佛法的，是不應迷失這一不共世間的特質！」

　　初期的根本佛教，阿含與廣律所記的佛法僧三寶是樸質而親切的。如佛寶，釋尊不是天神、天使，是史實的、人間的佛陀；是印度的王子，經出家、修行而成佛。「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。」但由於「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」，大乘佛教興起，漸漸的理想化，神化，而偏離人間的佛陀，反而以天上成佛為本尊，人間示現的屬於分身。

　　法是什麼？緣起正法，八支聖道；依緣起正見而修行，以達成眾苦的解脫。「依正見而起信，不是神教式的信心第一。依慧而要修定，定是方便，所以也不是神教那樣的重禪定，而眩惑於定境引起的神秘現象。‥‥有正見的，不占卜，不持咒，不護摩（火供），佛法是這樣的純正。」八正道為解脫者必修的，稱為『古仙人道』；其內容即是聞、思、修慧的實踐歷程。」

　　依四悉檀判攝佛法一切聖典，初期根本佛法，主要的理趣是為「顯揚真義」，「第一義悉檀」；佛法無邊的甚深法義，都從此根源而流衍出來。導師在早期求法閱藏的時期，「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，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、真實感，而不如部分大乘經，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。」佛法流傳在人間，不能不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有所演變，有所發展。但佛法有所以為佛法的特質，無論怎麼變，也不能忽略佛法的特質。這是佛弟子解理與修證的基本原則，如捨棄這一根本佛法，一味的去迎合眾生的需要，適應融攝外學，佛法也不成其為佛法了。

　　（二）、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」：中期佛教，即印度之佛教五期中的「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」，也是四期判攝中的「初期大乘佛法」。早期根本佛法，依緣起為本，闡明四諦、三寶、世出世法。佛滅度後，學派興起，異說紛紜，甚至形成對立的局面。繼起的大乘佛法，主張緣起性空，生死的有為與涅槃無為，世間與出世間，皆依緣起而立論。依緣起生滅說明世間「此生故彼生」；依緣起寂滅顯示涅槃「此滅故彼滅」。諸法實相，色空不二，生死即涅槃，這是「對治悉檀」、「破斥猶豫」。中論的八不緣起，彰顯中道實相，即緣起幻有而自性畢竟空，依空而成立三寶、四諦、世出世間一切法。遮破異計，廣說法空，而從無我我所契入法性，實與釋尊本教相同。

　　導師在中觀今論序說：「中觀學值得稱述的精義，莫過於『大小共貫』、『真俗無礙』。龍樹論以為：有情的生死，以無明為根源，自性見為戲論的根本。解脫生死的三乘聖者，體悟同一的法性空寂，同觀無我無我所而得悟。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，三解脫門同緣實相。」關於真俗無礙，「可從解行兩方面說：解即俗事與真理，是怎樣的即俗而恒真，又真而不礙俗。行即事行與理證，怎樣的依世間福智事行的進修而能悟入真性，契入真性而能不廢世間的福智事行。無論是理論、實踐，都要貫徹真俗而不相礙。」

　　大乘佛法的修行，主要是菩提願，大悲與般若；依此三心而修六度與四攝。導師說：「菩薩大行的開展，一則是佛弟子念佛的因行，而發心修學；一則是適應世間，悲念世間而發心。龍樹論闡揚的菩薩精神，我在《印度之佛教》說：其說菩薩也，一、三乘同入無餘涅槃，而（自）發菩提心，其精神為忘己為人。二、抑他力為卑怯，自力不由他，其精神為盡其在我。三、三僧祇有限有量，其精神為任重致遠。菩薩之精神可學，略可於此見之。」

　　導師在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結尾說：「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，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；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，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，這是適應現代，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！」

　　導師一直堅持大乘思想，百年如一日，始終不變，然而，導師是法行人，智增上的人間菩薩，對於中期大乘佛教的開展而衍生的流弊，不能不抉擇而洗鍊之，以維護佛法本質的純度。故此，特加警語簡別：「梵化之機應慎」。由於大乘佛法時代，對佛陀的永恒懷念，而加深信仰的理想化。如文殊是舍利弗與梵天的合化，普賢是目連與帝釋的合化（華嚴三聖）；魔王、龍王、夜叉王等低級天神，在大乘經中都成為大菩薩。佛陀所拒斥的咒術、神力加持等信行，漸漸侵入佛法中，念佛、念法，以求得現生的利益─消災、治病、延壽，近於低級神教，巫術的信仰；久而久之，會弄得神佛不分，這是值得人間佛弟子警覺的！

　　（三）、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」：對於後期的真常與唯識大乘佛法，導師並沒有完全採取否定的態度。如真常大乘經所說如來藏、佛性、我，乃是「各各為人生善悉檀」、「滿足希求」，能順應人心，啟發菩提心，修學菩薩行。如來為計我諸外道愚夫，宣說如來藏之方便法門，乃是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原則的運用。至於唯識學的論典，通明三乘的境、行、果，與初期大乘同。依無常生滅義而建立分別自性緣起，乃源於有部與經部，重於「果從因生」的一層緣起論。解深密經為五事不具足的根性，對空義所作的淺顯明了解說，等於般若經的：「為久學者說生滅、不生滅如化；為新發意菩薩故，分別生滅者如化，不生滅者不如化。」

　　　　三、從四悉檀辨了不了義

　　印順導師晚年總結他的思想，作「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」一文，第五節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，向廣大的讀者說明：「在佛教思想的探求中，發現了一項重要的判攝準則。南傳佛教的覺音三藏，我沒有能力讀他的著作，但從他四部(阿含)注書名中，得到啟發。他的四部注釋，『長部』注名吉祥悅意，『中部』注名破斥猶豫，『相應部』注名顯揚真義，『增支部』注名滿足希求。四部注的名稱，顯然與龍樹所說的四悉檀有關。」從這段文字中，導師明確的指陳，他對印度佛教思想的分判，不是因襲中國佛教的古德祖師，也不是他個人的憑空獨斷，而是有所本的。他從覺音尊者對四部阿含的注釋名稱，得到了啟發。導師自謙稱他沒有能力讀覺音三藏的著作，因為是巴利文，無法讀他的原著。那麼導師是如何從他注釋書名中，得到啟發的呢？應該是日本南傳大藏經和日本佛教學者的作品。覺音三藏對阿含深淺不等的釋義，原來與大乘阿毘達磨大智度論的四悉檀有關。到底是覺音尊者的知見與智論所說四悉檀，二者不謀而合？抑或是尊者的思想受菩薩的啟發呢？在此不必深究。需要認清的，覺音尊者的四部注釋與龍樹菩薩的四悉檀關係如何？印公導師指明：一、顯揚真義的相應部(雜阿含)即是第一義悉檀。二、破斥猶豫的中部(中阿含)即是對治悉檀。三、滿足希求的增支部(增一阿含)即是各各為人生善悉檀。四、吉祥悅意的長部(長阿含)即是世界悉檀。

　　依大智度論解說：「有四種悉檀，一者世界悉檀，二者各各為人悉檀，三者對治悉檀，四者第一義悉檀。四悉檀中，總攝一切十二部經，八萬四千法藏。」悉檀一詞是梵語譯音，意思是成就、宗、理。說明無邊佛法，所謂八萬四千法門，三藏十二部經，總歸納起來，不出這四種道理，四種宗趣；根據這四種道理來攝化眾生，令成就佛法，斷惑證真，得解脫，證菩提。接著分解四悉檀內容：「云何世界悉檀？有法從因緣和合故有，無別性，譬如車、轅、輻、軸、輞等和合故有，無別車也。人亦如是，五眾和合故有，無別人也。」這是約因緣假合，自性非有，解說世界悉檀。論文把世界悉檀與第一義悉檀對比：「人等世界故有，第一義故無；如如、法性、實際，世界故無，第一義故有；人等亦如是，第一義故無，世界故有。」文意很明白，依緣起假名有，安立世界悉檀；如據第一義悉檀，則自性畢竟空。然而，印公導師遠承龍樹、覺音的特見，一切佛法不出四悉檀。佛陀遺教結集成四部阿含，把長阿含的吉祥悅意配世界悉檀。因為長阿含之類的經典，乃是適應印度天神教而說的教法，其主旨在於融擇固有的民間信仰，引導他們漸次趨向純正的佛法大道。印度晚期的秘密大乘佛法，即屬此類。

　　其次，「云何名各各為人悉檀？觀人心行而為說法，於一事中，或聽或不聽。如經中所說，雜業報故，雜生世間，得雜觸，得雜受。更有破群那經中說，無人得觸，無人得受。」佛說二部經，前後似乎矛盾。其實不是自語相違，主要是適應不同的根性，為令滿足希求，生善得福故。論釋：「以有人疑後世，不信罪福，作不善行，墮斷滅見。欲斷彼疑，捨彼惡行，欲拔彼斷見故，說雜生世間，得雜觸，得雜受。是破群那計有我有神，墮計常中。破群那間佛言：大德！誰受？若佛說某甲受，便墮計常中，其人我見倍復牢固，不可移轉。是以不說有受者、觸者，如是等相，名為各各為人悉檀。」對後期大乘佛法，主張有真常不空的如來藏、我、佛性，亦即眾生本具的自性清淨心；這是生善、成佛的根本，也即大智度論的「為人生善悉檀」，增一阿含的「滿足希求」之意。

　　其次，「云何對治悉檀？有法，對治則有，真性則無。……佛法中治心有亦如是，不淨觀思惟，於貪欲病中，名為善對治法；於瞋恚病中，不名為善，非對治法。所以者何？觀身過失，名不淨觀，若瞋恚人觀過失者，則增益瞋恚火故。常顛倒眾生，不知諸法相似相續有，如是人觀無常，是對治悉檀法，非第一義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自性空故。如偈說言：『無常見有常，是名為顛倒；空中無無常，何處見有常？』」佛說空義，為對治執有之弊；有執既除，空亦復空，否則執空也成病了。中論頌言：「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，若復著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」，即明此意。總之，若不知緣起中道義，執常執無常皆成病。如對治凡情妄執，所起四顛倒，故施與不淨、苦、無常、無我之藥。若二乘人不明佛意，執藥而成病，又落於顛倒。後期大乘為對治二乘人的偏執，以常、樂、我、淨為涅槃四德。尅實而言，自以為不落凡夫與二乘的八顛倒，難道執涅槃是常樂我淨，就不顛倒嗎？畢竟空中，那有常樂我淨呢？中阿含及初期大乘般若經，即此對治悉檀所攝。

　　最後，「云何第一義悉檀？一切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遍無所依，不示諸法，無初、無中、無後，不盡、不壞，是名第一義悉檀。」第一義即諸法勝義，對世俗假名而言，當行者悟入勝義諦時，能所雙亡，智理一如；所謂「般若將入畢竟空，絕諸戲論。」這是離四句，絕百非，凡情戲論所不及的境界。

　　聖龍樹解說四悉檀後，結語：「諸餘論議，諸餘悉檀，皆可破故，唯有第一義悉檀不可破。」正如無盡意經說：「以種種名字宣說我、有情，於無我中說有我，此等名不了義經。若顯示空、無相、無願及無我等解脫門，此即名了義經。」約四悉檀分別，第一義悉檀是不可破的，是了義、究竟、徹底的教說。其餘三種悉檀，既皆可破，當然也就是不了義的方便之教。根本佛教的阿含聖典，所顯示的緣起正法，「這是佛法的本源，正確、正常而又是究竟的正覺。修學佛法的，是不應迷失這一不共世間的特質！」

　　　　四、印順導師怎樣判攝一切佛法

　　在隋唐時代成立的大乘八宗中，最具中國佛教特色的宗派為：天台、賢首、禪、淨四宗。禪宗與淨土係偏重行持的學派；天台與賢首兩宗，教觀相資，解行並重，代表中國佛教文化的主流思想。天台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攝如來一代時教；賢首法藏大師則判為五教十宗。台賢二家的判教，在歷代先賢的分判中，公認為最完善的。那麼印順導師何故不遵古說，而要別出心裁,獨樹一幟，另作分判呢？「古德是以一切經為佛說，依佛說的先後而判的，如古代的五時教，華嚴經的三照，作為出現於歷史的先後，那是不符實況的。」不過，印公還是讚歎古德的智慧，如天台宗的藏，通、別、圓四教，賢首宗的五教十宗之判，在義理上，與印度佛教思想的發展，還是很接近的。換句說，印順導師對台賢二宗的四教、五教的分判，肯定它的價值；令學人了解各期佛教，彼此間的差異性和關聯性，功不可沒。

　　印順導師早期著作「印度之佛教」，第一章佛教流變概觀，從釋尊成道起，開始轉法輪度眾生，一直到佛滅一千頃的印度佛教判定為五期：（一）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：總括部派未興起前的一味佛教，以聲聞根性為所化的對象，以修四諦與緣起，急求生死解脫為目標。（二）菩薩傾向之聲聞分流：佛滅百年後，以師承等不同，而形成思想的分歧。主要的是急於已利的聲聞，與重於為人的菩薩，兩大思想的論諍。（三）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：西元50年起至200年之間，初期性空大乘，一方面包容聲聞的解脫道，一方面則強調利他為先的菩薩行。（四）如來傾向之菩薩分流：從西元200年至500年，大乘佛教又分流，從緣起性空轉化為萬法唯心論。大乘三系之間，演成生滅心與真常心，性空與不空，三乘與一乘的論諍。（五）如來為本之天佛一體：西元500年以下，也即佛滅千年後，為適應印度教的復興，用外道神我之異名─如來為其根本行解，使佛陀與天神同化，神佛不分的秘密大乘。

　　接著印公寫『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』，攝五期為三期：（一）佛法：包括上述的第一、第二期，也即西元前500年起至西元50年，大乘佛法未興起的時期。（二）大乘佛法：合第三期與第四期，從西元50年起至500年，秘密大乘萌華階段。（三）秘密大乘佛法：也即是第五期如來為本之天佛一體，乃至佛教在印度滅亡的階段。

　　最後，晚年作『印度佛教思想史』，又把大乘佛法，分成初期性空大乘與後期唯心大乘，另加秘密大乘，是為四期佛法。

　　還有，早在民國三十年（1941）印公的『法海探珍』，分判大乘佛教思想為三系（論）：性空唯名論、虛妄唯識論、真常唯心論。對於印度佛教的流變，印順導師作如是妙喻：「印度佛教的興起，發展又衰落，正如人的一生，自童真、少壯而衰老。童真，充滿活力，是可稱讚的！但童真而進入壯年不是更有意義嗎？壯年而不知珍攝，轉眼老了。老人經驗多，知識豐富，表示成熟嗎？也可能表示接近死亡！」

　　印公對一切佛法的判攝，如上所述，有五期、四期、三期和大乘三系，主要的不出三期佛法，即初期根本佛教、中期性空大乘與後期真常唯心論。如五期的分判，第二期聲聞之分流，一般稱為部派佛教，它是第一期聲聞佛教的延伸，同樣以解脫道為主流。第三期菩薩為本是初期性空大乘，第四期菩薩之分流，係以唯心論（妄識與真心）為主體。第五期秘密大乘，乃融攝印度神教的信仰，披著佛教外衣，實為一切秘密、迷信的綜合學派。考察印度佛教思想的變遷，其主要宗趣，總不出大智度論的四悉檀。故此，印順導師即依此準則而判攝如來一代時教。列表如下：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佛法…………… | 第一義悉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| 顯揚真義 |
| 大乘佛法…… | 初期……… | 對治悉檀………… | 破斥猶豫 |
| 後期……… | 各各為人悉檀…… | 滿足希求 |
| 秘密大乘佛法… | 世界悉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| 吉祥悅意 |

　　　　五、結語

　　印順導師圓寂十週年了，對於這位中國佛教的泰山北斗，帶領我們走向正覺的人間佛教導師，應該如何表達對他的永恆懷念？記得導師在他的『印度佛教思想史』自序結尾一句：「希望誠信佛法的讀者，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流變中，能時時回顧，不忘正法，為正法而懷念人間的佛陀！」套用如是語，凡是認同人間佛教思想的人間佛弟子，務期秉持菩薩道的心要，堅定信願而莊嚴淨土，啟發智慧以清淨身心，長養悲心而成熟有情。為不忘正法，實踐遺教來懷念一代宗師。這才是報答師恩，紀念導師最珍貴的獻禮！

　　眾所週知，所順導師深入三藏，著作等身。但他說：「我不是宗派徒裔（也不想做祖師）不是講經論的法師，也不是為考證而考證，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。我只是本著從教典得來的一項信念，為佛法而學，為佛教而學，希望條理出不違佛法本義，又能適應現化人心的正道，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！」從這段法語中，我們可以理解，印公導師為何要發揚人間佛教？因為根源於釋尊的正覺，它是不違佛法本義，契合最高真理，又能適應現代人心的大乘菩薩道。唯有闡揚少壯的、契理又契機的人間佛教，人間佛教才會有光明的前途，如來正法才能久世間！